



目的地绕来绕去，她形容那个状态是“一旦停下来，就感觉内心有什么东西要炸出来了”。

2020年9月8日，在杭州市一家医院的心理咨询科，小谷被诊断为“抑郁”状态。

最终，小谷决定自己一分钱赔偿都不要，走刑事诉讼。

一般情况下，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、检察院审查起诉、法院最终审判判决的。但我国法律也规定，对于一些没有危害到国家和社会利益，但是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，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，可以由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起刑事自诉。

诽谤罪是刑事案件里少有的自诉案件之一，要求当事人自己搜集、提交达到刑事标准的证据。

其中的难度不言而喻，但小谷没有动摇。

那段时间，通过微信、微博，小谷向大家发布求助信息，希望大家把看到谣言的渠道截图给她，作为之后维权的证据。一共有198位网友发来信息，经统计，这条谣言在微信群、公众号等渠道的阅读量至少达到6万多人次。

同时，除了必要的外出时间，譬如与律师见面，小谷每天几乎都在接受采访，采访一个接一个，结束时已经接近凌晨。

2020年10月26日，小谷向余杭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；2020年12月22日，在最高检和上级检察院的指导下，余杭区检察院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，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

2021年2月26日，余杭区检察院以郎某、何某涉嫌诽谤罪向法院提起公诉。

案件由自诉转为公诉的背后，说明网暴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得到了认同。法学专家俞锋在接受采访时认为，小谷的这起案件中，被诽谤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，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已经远远区别于传统的诽谤方式，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，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，严重侵害社会秩序。

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孔凡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，造谣者拍摄视频后开始传播谣言的这种随机性，会使公众对网络的

信任感下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刑事立案，由公安机关侦查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，及时有效追诉犯罪、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。

2021年4月30日，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郎某、何某诽谤一案。法院当庭宣判，分别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、何某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二年。这也是国内诽谤罪目前判罚的最高刑罚。

被偷拍后的五个多月里，小谷一度感觉生活失控了。她删除了大部分通讯录；几乎不再出门，每天醒来，她手机里面有几百条新的私信，一罐速溶咖啡几天喝完……

然而，当天的庭审，小谷没有到现场。中午接到律师告知判决结果的电话时，在老家的她长舒了一口气。“立案对我来说就已经有结果了，立案就已经意味着这事是违法的，造谣伤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，即便最后判的是缓刑，但在我心里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我的生活可以翻篇了。”小谷说，缠绕在心里的这个结在刑事自诉立案时已经解开了。

这一天，小谷录制了一段视频发上微博，这是她“最后一次单纯因为案件发声”“十个月的维权终于告一段落，我终于等来了结果”。

小谷是坚强的，也是幸运的。在网暴的受害者里，她的案件审理结果带给无数人正义的希望。对于这一点，小谷毫不否认，“这件事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足够幸运”。但她也表示，幸运的前提是要自己先去努力，越努力才能越幸运，面对网暴，绝不就要这样算了。

到杭州的第4个月，就发生了网暴造谣事件。“对杭州的喜爱会因此消失吗？”记者问道。几乎同时，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：“如果只因为一件事就觉得一座城市有问题，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愚蠢。郎某、何某代表不了杭州，他只能代表他自己，他连他的全家都代表不了。”

小谷说，回到北京只是因为她要工作，而当时北京的公司给了她一个不错的offer（录取通知）。经过思考，她也认为北



一共有198位网友发来信息，经统计，**这条谣言在微信群、公众号等渠道的阅读量至少达到6万多人次。**